

G 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文学批评应回归文学本体的怀抱

□ 贺仲明

当前文学批评受到不少诟病,也有很多人进行深刻反思。文学批评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多个方面。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学批评的很多行为和规范标准受非文学因素影响太多,制约了其正常运作。

1 文学批评正在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

文学生态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生产、文学管理、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相互影响,但又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体。换句话说,它们只能以文学为中心发生关系,而不应该超出文学关系,更不能越俎代庖,干涉其他领域的工作。

然而在当前,一些外部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到文学批评的

正常运行。比如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双翼,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可以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应该影响到文学批评,否则批评家的工作就很难做到理性与客观。但当下一些文学批评活动,深受作家与批评家个人关系的影响,出现了“人情批评”,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抹

不开面子,而某些商业因素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复杂。

除了文学内部因素的影响,文学外部的影响也很突出,其中的代表就是商业文化。在现代社会,商业文化通过市场行为、商业运作等多种方式,深刻地介入到社会文化之中,文学自然难以例外。在当下,要求文学批评完全与商业文化隔离不现实,也

没有必要,但二者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只是在现实中,商业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不少文学批评活动直接或间接的主宰。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已经习惯于按照商业文化的邀请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成为他们与商业文化进行交易的筹码,文学因素已经退居边缘。

没有,但二者应该保持必要的

距离。只是在现实中,商业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不少文学批评活动直接或间接的主宰。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已经习惯于按照商业文化的邀请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成为他们与商业文化进行交易的筹码,文学因素已经退居边缘。

当前,文学生态受到新媒体等新事物的多重影响,可能有人担心,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体,会不会导致文学与社会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在有些人看来,文学只有融入社会,迎合大众需求,才能被大众接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姑且不说回归文学本体,并非分裂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思想的关系,即使从文学与社会的角度说,真正立足于文学本身的文学批评也不会损害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甚至具有更大的意义。

具有文学主体色彩的文学批评,能够发掘出文学作品的内在魅力和价值,更能呈现作家受益,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激发出更丰富的创造性,也能提升读者的思想和艺术感受力,让他们在思考中感受文学深刻持久的魅力,并受到感染和吸引。而那种迎合大众欲望的文学批评,可能会凭借夸张言辞和商业因素,一段时间内得到作家和读者的喜爱,但最终会让作家产生厌倦,读者也会对虚假与平庸失去兴趣,产生反感和排斥心理。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创造物,它自身具有独立价值,也具有文学的魅力,是文学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批评家要有文学情怀和道德自律精神

当前文学批评状况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要改变文学批评的非文学现状,让它真正回归文学本体,需要批评家乃至整个文学界长期的自觉和努力。就其基本方式来说,最重要的是批评家的精神自律,就是要有文学情怀和道德自律精神。

文学批评家处于社会知识文化的上层领域,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自律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学情怀和追求高尚的精神。同时也需要环境的制约和监督。文学是一个整体生态,需要通过多种制度来维护,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得到正当而正常的发挥。比如文学评奖机制的公开和透明,比如加强文学批评活动的规划和自律,防范商业因素过多介入文学批评活动中,比如让读者更多参与到文学批评活动中。如果能够在文学界整体上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崇尚文学精神的氛围,文学批评状况也就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当前,文学生态受到新媒体等新事物的多重影响,可能有人担心,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体,会不会导致文学与社会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在有些人看来,文学只有融入社会,迎合大众需求,才能被大众接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姑且不说回归文学本体,并非分裂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思想的关系,即使从文学与社会的角度说,真正立足于文学本身的文学批评也不会损害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甚至具有更大的意义。

具有文学主体色彩的文学批评,能够发掘出文学作品的内在魅力和价值,更能呈现作家受益,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激发出更丰富的创造性,也能提升读者的思想和艺术感受力,让他们在思考中感受文学深刻持久的魅力,并受到感染和吸引。而那种迎合大众欲望的文学批评,可能会凭借夸张言辞和商业因素,一段时间内得到作家和读者的喜爱,但最终会让作家产生厌倦,读者也会对虚假与平庸失去兴趣,产生反感和排斥心理。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创造物,它自身具有独立价值,也具有文学的魅力,是文学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纸上》之《与茶》

胖桃子画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多年来,作家苏沧桑不断走向民间,汲取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个人相对稳定的书写对象和审美趣味。她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发现一些看似已经远去却还存活在当下的历史现场。这是活的化石,是民间历史脉搏的有力回响。她将自己的感受诉诸笔端,这就是散文集《纸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其中收录的作品,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内容是“非虚构”的,笔致是散文的。当我阅读其中一篇作品时,觉得别致但也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当集中阅读时猛然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江南被塑造出来了。

散文《纸上》写的是富阳一个古老村落里唯一坚持古法造纸的传承人。“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元书纸是富阳竹纸的精品,是富阳传统手工制纸品的代表。富阳在唐宋末初开始制造竹纸,工艺技术随时间推移渐趋成熟,生产的竹纸质地优良、洁白柔韧、微含竹气清香,落水易透、着墨不渗、久藏无蛀,成为公文书写的首选纸品。朱中华是造纸世家出身,愿望就是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纸,会呼吸的纸,让纸上的生命留存上千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愿望,看起来诗意无限,背后隐含的却是无尽的艰难。人们关注的是纸上的字与画,却几乎不关心一张纸本身,也没有人关心一种纸的消失,一门手艺的失传将意味着什么。作者以诸多现场细节,讲述古法造纸人朱中华和继承他志业后代的不易。作者为了写《纸上》,“踩着泥泞,冒着严寒,顶着雾霾,忍着病痛,亲手触摸在水里泡了40多年的60多磅造纸工的手。那双手的触感让我震撼,仿佛摸在一块没有生命的橡胶上,橡胶上层层叠叠结着白色的、厚厚的老茧和没有一丝血色的旧裂痕”。《纸上》洋溢的不是盎然的诗意,而恰如这古法造纸的历史一样少有欢欣。

《跟着戏班去流浪》是我更喜欢的一篇作品。题材浪漫,写得也浪漫。戏里戏外,真真假假,不同的观众,自然也有不同的遭遇。流浪的戏班本质上是苦中作乐,是民间“大篷车”。还有常年徜徉在湖光山色间的船娘,表面看她们就生活在诗意间,或者说她们本身就是诗意的一部分。但无法想象她们每天是怎么过来的。还有养蜂人,辗转在天山、伊犁河谷、果子沟、赛里木湖,这是何等浪漫诗意。但一旦需要转场,火车说走就走,于是吃饭、上厕所都成了问题。下了火车还要找马队驮蜂箱,马失前蹄车翻了,受惊的蜜蜂疯狂乱窜,一匹大马竟被惊慌失措的蜜蜂活活蛰死。翻车要人命,蜜蜂受惊也会要人命。这就是生活,但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作者追逐的养蜂人,居然是一个年届七十的诗人。他将养蜂遭遇的艰辛,都幻化成生活的诗篇。《纸上》描述的人与事,恰如东边日出西边雨,生活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苏沧桑在自序《春天的秒针》中说:“三年多来,‘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和‘他们’一起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酿酒、劳作,试图对那些正在远去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时代巨变的人心,进行活化石式的解剖,深度挖掘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横断面里蕴藏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山水之美、风物之美、

传统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这是作者走向民间的真实体悟。

《纸上》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作者的亲历。这不仅使作者与她的书写对象有了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系,同时也发现了不一样的江南。过去,我们理解的江南是白居易的《忆江南》,或者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东坡的《望江南》。在文人墨客的眼里,江南草长莺飞、花团锦簇,诗意无限。苏沧桑透过历史构造的诗意江南,在民间和生活中看到另一个江南。这个江南同样诗意无限,与历史脉络、风土人情和华夏文明息息相关。但是,维护、传承、光大这一文明的人们,不可能在花前月下或茶肆酒楼中完成,而是要在生产实践和劳动现场中完成。苏沧桑的散文继承了劳动的场域,不同的观众,自然也有不同的遭遇。流浪的戏班本质上是苦中作乐,是民间“大篷车”。还有常年徜徉在湖光山色间的船娘,表面看她们就生活在诗意间,或者说她们本身就是诗意的一部分。但无法想象她们每天是怎么过来的。还有养蜂人,辗转在天山、伊犁河谷、果子沟、赛里木湖,这是何等浪漫诗意。但一旦需要转场,火车说走就走,于是吃饭、上厕所都成了问题。下了火车还要找马队驮蜂箱,马失前蹄车翻了,受惊的蜜蜂疯狂乱窜,一匹大马竟被惊慌失措的蜜蜂活活蛰死。翻车要人命,蜜蜂受惊也会要人命。这就是生活,但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作者追逐的养蜂人,居然是一个年届七十的诗人。他将养蜂遭遇的艰辛,都幻化成生活的诗篇。《纸上》描述的人与事,恰如东边日出西边雨,生活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苏沧桑在自序《春天的秒针》中说:“三年多来,‘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和‘他们’一起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酿酒、劳作,试图对那些正在远去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时代巨变的人心,进行活化石式的解剖,深度挖掘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横断面里蕴藏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山水之美、风物之美、

传统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这是作者走向民间的真实体悟。

走向民间,发现另一个江南

——评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

□ 孟繁华

看那展翅飞出的犀鸟,像一声呼喊把森林唤醒

——读张庆国的《犀鸟启示录》

□ 王必胜

犀鸟为珍稀鸟类,身形硕大而有灵性,羽翼华美亮丽,藏身于密林高树上,为众多爱鸟者追捧。这么一个能测试生态环境好坏的自然精灵,成为张庆国纪实文学新著的内容。眼前这本印制精美的《犀鸟启示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是关于犀鸟的科普文字,是书写人与动物的故事,还是赞颂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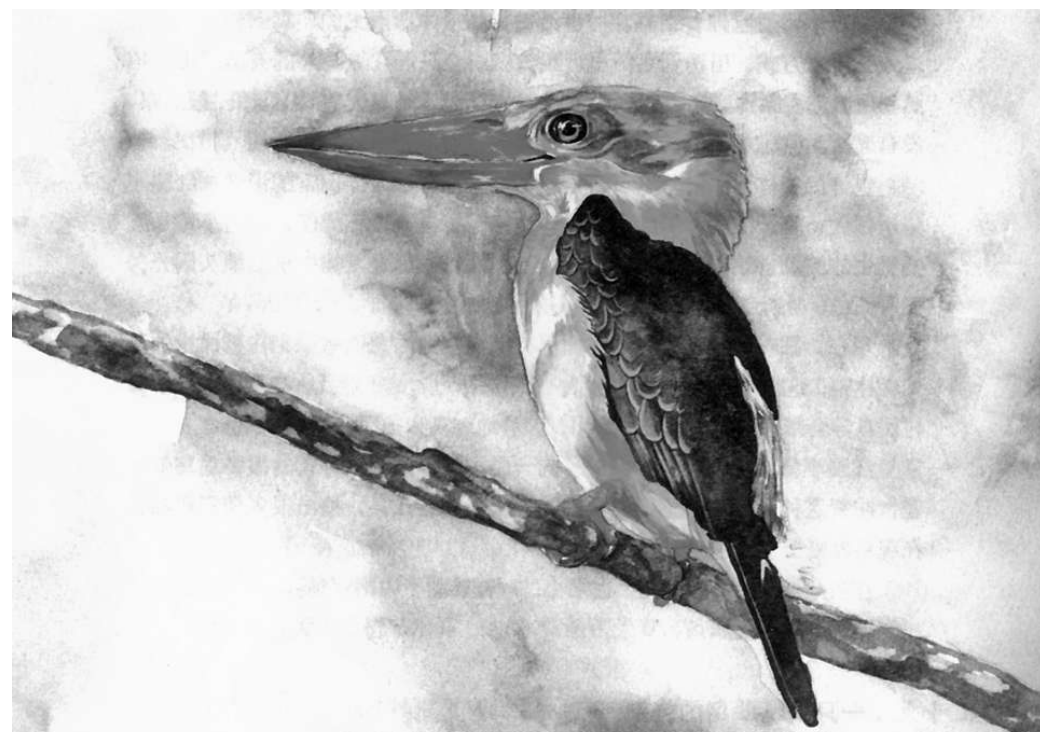
作者在跋中说:“中缅边境的盈江县高山原始森林,很多鸟生息其中,国际流行的观鸟玩法进入中国,也进入云南西部深山,人与鸟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鸟改善了众多高山居民的生活,人们对鸟充满感激。”这或许是本书的写作初衷。一个小说家,因为与大自然的珍稀鸟类邂逅,见识了西南边陲森林王国的神秘、富饶,尤其是各类珍稀动物种群的繁衍增长,看到了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恩惠滋养,也看到了时下现代文明理念的浸透。善待自然,和谐相处,让自然生态回归原貌,反哺人类,从中受益,成为自然保护区人们的自觉行动。张庆国多次行走边寨密林,深入现场,搜集故事,开掘细节,完成了这部作品。

这是一本自然之书。云南保山盈江一带,地处中缅边境,原始雨林人迹罕至,有着丰饶神秘的物种优势和生态景观。全球9000余种鸟,中国约有1300种,云南有800种,盈江县有500多种。本书的“主角”犀鸟在盈江两三年间渐渐进入人们视线。因其喙冠与犀牛头形相像,故得其名。它“雌雄终生相守,是忠贞的爱情鸟”。世

界上也只是少数国家和地区存有,我国唯在盈江石梯村和大谷地,发现有三种犀鸟。它们多隐身于30多米高的树木上,因数量寥寥,羽翼亮丽,出没时威风如仪,被认为是鸟中的灵犀。“犀鸟翅膀宽大,嘴巴粗壮,颜色鲜亮复杂……莽莽苍苍的宽阔森林,一只红白混杂的犀鸟展翅飞出,像一声呼喊,立即把森林唤醒。”这种仪式感的出场,不同凡响,既是自然生态向好的明证,也激发人们对犀鸟的喜爱。作家发现,盈江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源于少数民族同胞对自然的崇拜。几只美丽、珍奇的大鸟,飘然而至,为沉寂的村落带来变化和生机,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意义,爱鸟护鸟成为自觉。

偏远地带的盈江,山高林密,土地稀薄,过去这里的人们多以砍树打猎谋生。如今,捕猎旧习变为自觉保护,生态意识得以提升。在盈江,过去种植果树要张网防鸟,现在一律撤除。书中描写了从电视台离职的小班、退休教师老何、傣族媳妇彩四、头脑灵活的小蔡五兄弟、90后大学生小乐夫妇等环保人士如何善待鸟类,融入大自然,人生从而打开新天地。所以说,这本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渗透着人文思考。

随着珍稀鸟类的发现,盈江声名大涨,观鸟者纷至沓来,寻找商机,做起“鸟生意”,形成生态保护与发展旅游相结合。珍稀鸟类的观赏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结盟,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作者对生态保护带来的社会进步以及为贫困乡村带来的生态红利,予以



犀鸟翡翠

宋威 汤贺然画

热情称颂。同时也认识到,人类大量活动与生态发展的矛盾突出,保护比利用更为重要。如何利用生态优势,提升人文精神,是一个新课题。作者直言:“贫困必须改变,扶贫非常重要。但是,扶贫需要耐心和方法,不是送钱后一走了之。扶贫是一种文明塑造,更是生活智慧的输入。它要带来的变化,不只是穷人口袋里有钱,而且是愚钝变得聪明,懒散变得能干,迷糊变得有了人生小目标。”

张庆国叙述的调子清丽隽永,以散文化的故事性、纪实写景的可读性,以及诗化的语言,摹写自然物事、鸟事,又不乏生动、扎实的

人物故事,文字顺着采访人的视角,步步深入,生动鲜活。地域风物、鸟类知识、人文风情互为关联,纪实与史实、现时与过往结合,扩大了主题内涵。比如,书中关于观鸟文化的中外比较,关于生态自然的人文情怀,关于珍稀鸟类生与死的知识等。张庆国作为小说家的纪事、写人、绘景的优长,在文中跃然可见。结尾处,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作家亲临观鸟棚。暴雨如注,一众“鸟粉”们蹲守眺望,数小时在雨中等待,焦急、疑虑、期盼,以及最后的爱怜善意,五味杂陈,写来不动声色,令人动容。抄稿在此,可见作家锦绣文字之一斑;

窗外天空中的一对犀鸟,双双飞回来了,两只大翅膀,在雨中有力挥动。一只停在树枝上,另一只停在四数木一个突起的树节上。……犀鸟落到鼓起的树节上站稳,歪着大脑袋,朝我的方向张望。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浓浓的欢喜。它是在向我致意,还是朝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我希望它们保持怀疑,保持对世界的警惕,这样才能得到长久的安全,树洞里的小犀鸟也才能安然出窝,一家三口犀鸟,才能平安地飞回森林深处,汇合它们的犀鸟群。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创主任)